

■ 对话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专访：

张学昕：我们一直在“准备经典”的途中

□ 本报记者 教鹤然

记者：张老师好，首先祝贺您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理论评论奖。翻看您近年来的文学研究，尽管一些作家的长篇小说、中篇小说、诗歌作品，以及一些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都是您普遍关注的对象，但显然短篇小说才是您研究的核心所在。能不能请您谈一谈，在多种文体中为何格外偏爱“短篇”这一体例？

张学昕：是的，我个人格外喜爱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我认为，在所有的文体中，短篇小说对于个人经验的充分珍视，并且能够呈现、记录个人情怀如何自然地沉入大历史的风云际会，叙事中的个人经验和家国记忆能被及时地录入文学档案，构成历史或现实文本的真实编码和独特性，而理应得到更深切、更充分的重视。唯有简洁而浩瀚的短篇文本，才会更具有对时间和阅读的穿越性、穿透力。它对于现实的“瞬时记忆”，可能击穿一切虚妄和时间的磨损，走进现实和人性的深处。

短篇小说对一位作家的叙事技术要求和聚焦，以及叙述中穿透生活、呈现人与世界的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这种文体对作家的审美表现力，永远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十几年前我曾撰文分析短篇小说，在《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0—2009年）短篇小说卷》的导言《寻找短篇小说写作的可能性》中写道：“从短篇小说写作意义和方法的角度考虑，我们可能会将形而上的东西转变成形而下的东西，把内在的东西变成外在的东西，把心灵的探寻转化为审美的表达。而短篇小说这种文体，或者说，这种叙事艺术面对世界的时候，对一个写作者的精神性和技术性的双重要求会更加严谨。同时，一部优秀短篇小说的诞生，还是一种宿命般的机缘，它是现实或存在世界在作家心智、心性和精神坐标系的一次灵动，其中蕴藏着这个作家的经历、经验、情感、时空感、艺术感受力，以及全部的虔诚与激情。当他将这一切交给一个故事和人物时，他命定般地不可避免地建立起一种全新的有关世界的结构，也一定是精神境界和文体变化的一次集大成。一个作家写出一篇小说，就是对既有的小说观念和写作惯性的一个更新、一次颠覆，甚至可以说，像契诃夫、卡夫卡、博尔赫斯和雷蒙·卡佛那样，完全是在不断地开创短篇小说的新纪元。他们不仅是在世界范围内使‘小说观’发生着很大的变化，而且，从重情节、虚构故事发展为依照生活或存在世界已有的生态，自然地叙事，巧合和真实、叙述和‘空白’，情绪和节奏，精妙绝伦。进而，从戏剧化的结构发展、衍化为散文化的结构，深入地凸显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现代短篇小说。”这些，应该是我对于短篇小说的基本理解和思考，也是我阅读和阐释短篇小说的审

美切入点。

几十年来，中国当代作家们逐渐找到了自己与现实、存在对话的方式，形成了各自特异的美学风范，许多小说呈现出非常巧妙的构思、结构，语言的可能性也被发挥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像苏童、刘庆邦、莫言、王安忆、王祥夫、迟子建、范小青等作家的许多短篇小说，写得可谓炉火纯青。我先后撰写了50多位中外作家的短篇小说论，从文本细读开始，继而探究短篇小说艺术的“高度”和“难度”。这些文章大多发表在《长城》杂志为我开设的“短篇的艺术”“短篇大师”的专栏上。2020年，我为春风文艺出版社编选的五卷本《百年百部中国短篇小说选典》，算是我个人对中国百年短篇小说成就的一次“巡礼”，并向短篇小说文体致敬。

记者：您曾经谈到，在从整体上宏观把握作家创作的宏大意义之余，更应该关注文本生成的细部空间。您在进行当代短篇小说的文体研究，也偏好捕捉作家作品细部修辞的力量，相对于理论建构，似乎更依赖细节感受。能否请您谈一谈从这个角度展开叙事研究的理由？

张学昕：我想，在理论地把握、概括作家创作宏大意义的同时，更需要关注文本的“意义生成”过程，更需竭力地去发现叙述的魅力所在。这恰恰是走进文本、走近作家本身的一个重要当口。我们不能忽略作家写作的姿态和叙事策略，以及由此在文本中呈现出的小说“细部的力量”，它所提供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和艺术含量，既诉诸了一个杰出作家的美学理想和写作抱负，也能够体现出一个作家的哲学、内在精神向度和生活信仰。小说语言的背后是艺术修辞，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修辞能够看出一个作家审美的表现力，以及对文本细部的把握能力、对文本细部修辞的精细处理，从简洁的语言流淌出浩瀚的意蕴，在作品肌理处透射出诗学价值……这些都值得我们反复琢磨、玩味。世界就是由无数琐碎的事物构成的，作家点石成金的才华、质朴、心智、关怀和良知，与现实生活中无数细小的东西连起来，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张力场，作家在这样的场域中写作，给人的感觉就会非常特别。可以这么说，从某种意义上讲，作品中充满生活细节的文本，都与作家对生活的感情和爱密切相关。

小说虽然不会轻易地从细部捕捉到一鳞半爪的所谓生活意义和本质，但生活的内在质地一定会潜藏在细枝末节中发酵，这样，就可能产生新的叙事美学。若干年后，我们即使没有记住小说文本中种种精神和理想层面的东西，但我们却牢牢地记住了一个情节，一个永远也忘不掉的细节，它总是不断地使人们在记忆中产生无尽的回味。这个细节，也可能彻底地照亮我们那些

黯淡的生活。

记者：近年来，“东北文艺复兴”似乎成为一种比较具有热度的研究话题。在您的研究脉络中，也有一个独具特色的“文学东北”视野，无论是迟子建、阿成、金仁顺，还是以班宇为代表的“铁西三剑客”，都是您近年间密切关注的东北作家。您认为，以东北作为方法，能够给当代文学研究提供什么重要价值？

张学昕：实际上，百年东北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流淌的精神、文化变迁与发展的历史。在这里，东北地域及其文化精神的蕴藉，承载着这幅文学版图之内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伦理和民俗，呈现出东北的天地万物、人间秩序、道德场域，还有人性的褶皱、生命的肌理。在许多作家的文本里，我们已经看到近现代、当代中国的“大历史”，如何进入到每一位东北作家的内心，又是怎样地构造宏阔的历史深度。现实、历史、时代，以及人性、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些作家的文学想象和叙事中，呈现出东北叙事的雄浑和阔达。“东北的本土作家”迟子建、阿成、金仁顺等，面对世纪之交的东北当代历史与现实，以百年历史和现实中的故乡为创作蓝本，以历史和美学的目光，审视和描述大东北的“前世今生”，许多文本都显示出文学对现代性进程中东北故事的文化、心理、精神的修辞。

当下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时代里，如何来讲述新的东北故事，以接续《呼兰河传》《生死场》《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东北文学的叙事传统和风格，这是新一代东北作家的责任和使命。我看到，班宇、双雪涛等新一代东北作家的文本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我们时代的某种精神的隐痛，而且是一个超越了“代际”的整体性的时代、社会精神状况。他们虽然没有从“启蒙”“唤醒”的视角切入当代现实和精神视域的情景，但是，他们从对东北的盛衰、发展、振兴以及转型期强烈“阵痛”的感受、想象、文本整饰中，抒写出几代人谋求东北振兴的“前世今生”。他们的作品既透露出以往历史、现实之迷的讯息，也展示着一群在复杂的当代现实处境中，在历尽辛酸、看遍“繁华”的感喟之后，不畏生活的艰难，不屈服于市井磨难，在俗世人生中进行命运抗争的底层形象。新一代的东北作家写出了他们整整一代人的身体、心灵际遇。这里，既有青春话语特有的秉性、气息，更有立足于人道精神标尺的执着坚守。也许，正是以这些年轻东北作家的崛起为起点，东北叙事将向世人展示出“文学东北”的新风貌。

记者：“作家论”和“作品论”相比，是一种更为特殊的学术研究范式。在上世纪30年代，已经出现了矛盾的《徐志摩论》、胡风的《林语堂



论》、苏雪林的《沈从文论》，以及李长之的《鲁迅批判》、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等，这些“作家论”成为了现代文学史写作和学科建构的重要资源。对您来说，“作家论”这种研究方法，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又有着怎样的写作难度？

张学昕：重视、聚焦中国当代优秀作家的写作，始终是我阅读、评论和研究最重要的审美选择。只有选择当代最优秀的作家作为研究、评论的对象，才能体现出研究视域、研究纵深度的自我期待和诉求。莫言、苏童、余华等作家以及更多杰出作家，构成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山大河”，他们的写作及其文本存在形态，代表着当代文学的景观和创作格局。我想，“作家论”作为一种研究方法，能够更好地呈现这些作家如何完成其个人文学个性和面貌的生成、变化，及其在审美层次和审美意义上的不断发展和递进，进而日渐突破和超越自我，形成独具辨识度的叙事风貌和自我的风格与气度。

“作家论”的研究，需要批评者具有持久的耐力，长期跟踪作家的创作，在文学的范畴内保持与作家的对话。同时，批评者还需要以敏锐的洞察力做出“准备经典”的努力，文学批评的工作可能需有更早的对作家、文本的第一阅读和“预判”。在这里，我做一些也许不太恰切的比喻，评



论家第一时间面对作品的时候，可能需要进行大胆的“淘洗”“排雷”或“清扫”。最初的审美判断，具有一定的冒险性，第一时间的审美也有“不识庐山真面目”的近距离“盲区”，需要经过第二层面“文学史”写作的丰富、完善、修正，甚至更改。当然，这些还涉及文学与现实、时代的审美关系。

无论怎样讲，我们都有责任保护我们时代那些好作家、重要作家，应时刻做好“发现经典”的工作。我相信，“作家论”这种批评体式会“助力”优秀的作家作品“准备经典”“走向经典”。在复杂的历史空间和现实维度里，我们去不断地在作品中，在文学视阈下找寻、发掘那些可以被定义为“经典”的文学元素和可能性。我想，我坚持多年以这种方式参与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至少对未来的文学史写作或经典的确立，尽到一个批评家应尽的责任。因为，我们一直在“准备经典”的途中。

记者：此次获奖的专著《中国当代小说八论》论及莫言、贾平凹、阿来、格非、迟子建、苏童、麦家和余华。不过，这只是您文学研究涉猎的一小部分作家对象，请问，除此之外，您有计划进一步完成其他哪些作家的“作家论”吗？

张学昕：继《中国当代小说八论》之后，2022年我又在《钟山》杂志发表了《东西论》和《叶弥论》。我还会继续关注那些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从作家创作的整体状况和多层面去把握他们的审美实绩。所以，“作家论”“作品论”我会一直持续下去。《阎连科论》《胡学文论》《鲁敏论》等都在我的写作计划中。

(上接第1版《胸怀“国之大者”，用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

关注现实生活，促进儿童精神成长

作家高洪波谈到，关于儿童文学，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有过一段精彩的论述：“让新时代的璀璨星空在笔下展现，新时代丰饶大地在脚下伸展，让中国作家讲的中国孩子故事在世界孩子们中间流传，让中国儿童文学进入又一个更加辉煌的十年。”获得本届“五个一工程”奖的儿童文学作品，无不让人强烈感受到这一点。一是作品意境宏阔，主题高远中不乏童趣，如《冷湖上的拥抱》；二是关注当代儿童生活与内心世界，为他们的精

神成长提供充分的钙质，如《桦皮船》；三是用充满中国精神的故事展现阳刚之气，让小读者拥有一个辽阔的视野，去认知和感受一个多民族国家孩子们朴素而真诚的友谊，如《金珠玛米小扎西》。这批涌现出的优秀少年读物，展示了儿童文学作家队伍的不懈追求和坚实底蕴，相信儿童文学未来必将踏入“辉煌的十年”。

学者陈晖认为，本届获奖的反映石油战线几代劳动者无私奉献的《冷湖上的拥抱》、表现鄂伦春民族风情的《桦皮船》、描绘边疆哨所驻军生活的《金珠玛米小扎西》等几部童书，集中代表了近年少儿文学的总体方向及创作水平。这些出自中青年作家的精品力作，厚

(上接第1版《披沙沥金 辟除蹊径》)

记者：这样看来，这是非常严肃、严谨、严格的年度作品评选。你们有一个评选机构吗？

陈建功：我们设置了推举评选机构。由文著协组织设立年选评审会。评审会由文学界知名作家、评论家、编辑家组成。评审会系项目终评机构。由于评审会成员也都会散文作品发表，年选评审会特别规定，凡评审会成员的作品，不在入选之列。

记者：您刚才说采用的是近乎一种评奖性质的遴选作品办法，具体的遴选程序是怎样的？

陈建功：遴选程序具体分两个步骤。
1.项目的初选工作采用提名方式进行。由评审会指定两位评委组成提名小组，负责作品的初步筛选工作。提名小组成员以广泛阅读和报刊推荐相结合的办法进行初选工作。经过反复筛选，最后遴选出符合评选要求的散文作品90篇提交评审会。此外，评审会若有3名评委附议，可于初选篇目之外另行补充提名新的篇目。每人补充提名篇目以不超过2篇，共10篇为宜。这样初选篇目共100篇。

2.评审会依照选拔标准对初选篇目予以审议。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选出入选篇目；若有某些篇目难以取舍，则投票决定。在这个过程中，任何评委都可以提出新的篇目，经大家讨论决定是否对原有篇目进行调整。在本年度选本的遴选过程中，5位评委会成员都分别阅读了初选入围的作品。在坦诚和谐的氛围中，大家不仅发表了对各篇的审阅意见，而且还对本年度散文创作的特点与艺术倾向交换了意见，达成了遴选原则的共识。最终评选出本年度散文50篇。入选篇目的排名以作品发表时间先后为序。我认为，正因为各位评审委员是在深入阅读的基础上，有了对散文趋势的充分沟通和认同，因此在篇目的选取上几乎没有重大的分歧。曾经预设的某些篇目以投票决定取舍的方式，基本上没有用到。至于下一年度遴选过程会不会采用，则以讨论的情况决定。

记者：我注意到，这一年间，散文创作活跃，不仅很多著名作家有好的散文发表，也有不少散文新人涌现。请问你们如何处理名家的作品和新人作品的关系呢？

陈建功：杜甫有一句诗，叫“不薄今人爱古人”，追求的是兼收并蓄的美学原则。作为选家，以作品质量以及对本年度散文创作的贡献为取舍，也是要“不薄今人爱古人”的。名家会有“宝刀不老”的佳作，也会有“急就章”；新人会有稚嫩文字，也会有“雏凤清于老凤声”的妙笔。以作品质量为遴选标准。我相信会有有遗珠之憾，但鱼目混珠的现象是可以避免的。

记者：这样一种选本，可以说是令人期待。请问是不是也有相应的推广措施？

陈建功：第一，借你的采访之机，我在此宣布2022年“年度散文50篇”项目评审工作圆满结束。同时，我们将推出由评审会和出版方共同制作的“年度散文50篇”公众号，以便同读者、报刊和作家及时沟通交流与选本相关的各种问题，并以此公众号为平台开展多种活动，请广大作家和读者关注。我们期待散文的年选活动成为广大散文爱好者的话题。无论对于本年度的入选篇目还是未选篇目，对以后各年度的遴选篇目和推荐理由，都可以发表读后感受。这应是对散文写作和阅读的巨大推动，也将是对评审会工作的巨大帮助。

第二，有关入选篇目版权的相关工作，由文著协按照国家法规进行。

第三，入选篇目结局由时代书局于2023年3月出版。

记者：在评选过程中如何避免人情关系作品的出现？

陈建功：评审会制定了推举评选纪律，以确保项目的权威性与公正性。

1.主办方与评审会应保留评选过程的相关资料，如提名者的提名、评委投票的选票等，均由提名小组成员和评审会成员签名，由评审会办公室密封存档，以备

查。植家国情怀，传承中华文化，弘扬理想信念，教育意义突出。难能可贵的是，几部作品拥有的重大主题，分别依托新颖独特的题材、嵌入儿童视角展开，紧贴贴合少年儿童的身心发展与现实关切，有着浓厚的时代气息，通过丰满立体的人物形象、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以及富有感染力的语言，实现了思想性与可读性、艺术性与儿童性的融合和统一，彰显了少儿文学应有的培根铸魂、启智增慧的核心价值。青少年读者在全情投入的阅读中，在细节鲜活、情趣饱满的场景体验中，能够充分感受文学的魅力，滋养精神，汲取向阳生长的力量。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王觅执笔)

查。

2.杜绝不正当行为和人情请托之风。项目相关人员不得事前透露推荐信息，不得接受任何形式的请托。一经发现将取消相关人员的资格。

3.实行回避制度。若与被推荐者有亲属关系，应及时声明予以回避。

事实上，我们这个项目于去年7月倡议，8月成立评审会，初选工作9月正式启动。我们没有在项目启动之时发布信息，而是选择在今天宣布评审工作结束，也是意在“保密”，以确保评审工作不受干扰。

记者：以类似评奖的方式进行年选，肯定比一般的年选图书出版的成本要高，投入要大。那么活动资金从哪里来？

陈建功：项目推举、评选的经费由主办方筹集。举凡热心文学事业、赞成与支持这一项目的实业家、机构和个人愿以襄助，无任欢迎。推举机构将借推举评选活动的所有相关平台，予以鸣谢。

记者：这种年选的方法是否会成为未来年选的新模式？

陈建功：这个办法只是我们这个项目的办法，是否会成为新模式不好说。本项目所列表的推举评选方式，旨在探索文学选本的程序创新，增强推举评选工作的权威性与公正性，试图最大可能汇集年度散文的精髓，把最好的选本奉献给读者。这种探索亦必将在推举评选实践中不断完善，每年编选前对《条例》有所修订之处，亦应向社会公开。

记者：请问评审会成员都有哪些人？提名小组成员是谁？

陈建功：这个现在还不便宣布，但书出版后，你会在书里看到。

记者：祝愿这一项目圆满成功！

陈建功：谢谢！（请搜索关注“年度散文50篇”公众号，相关信息将在陆续发布，采访人速扶）

葛文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作家协会原专业作家葛文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2年12月23日在京逝世，享年101岁。

葛文，女，中共党员。1936年在北平参加革命，长期在晋察冀敌后根据地工作。1946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作品《大风沙中的田间》《乡村新话》《一封信》《喷泉记》《热炕闲话》《羊山行》，编撰《田间诗文集》等。

胡顺猷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原北京民族大学教授胡顺猷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2日在贵州湄潭逝世，享年83岁。

胡顺猷，笔名古月。1954年开始发表作品。1998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诗集《彩色的雨》《樱桃红了》《童年的花蕾》《月亮的朋友》《小鸟的歌唱》《我爱你》，剧本《花园里的故事》《这就是我》等。

王智量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王智量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2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4岁。

王智量，笔名智量，中共党员，民盟成员。1984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海市蜃楼墨尔本》《饥饿的山村》，小说集《人海漂浮记》，专著《论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主编《俄国文学与中国》《外国文学史纲》，译著《叶甫盖尼·奥涅金》《安娜·卡列尼娜》《黑暗的心》《上尉的女儿》《我们的共同的朋友》《屠格涅夫散文诗》《前夜》《贵族之家》等。曾获中国翻译协会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等。

耿林莽同志逝世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青岛市作家协会名誉主席耿林莽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3年1月5日在青岛逝世，享年96岁。

耿林莽，笔名余思。1939年开始发表作品。198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散文诗集《望梅》《落日也辉煌》《散文诗六重奏》《耿林莽散文诗选》《五月丁香》《耿林莽散文诗精品选》《醒来的鱼》《飞鸟的高度》《草鞋抒情》《三个穿黑大衣的人》，散文集《月光里的神话》《人间有青岛》《耿林莽随笔》，评论集《流淌的声音》《散文诗评品录》等。曾获中国散文诗终身艺术成就奖、山东省泰山文艺奖等。